

2025.6.28

星期六 乙巳年六月初四

今日4版 第8820期

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
国内统一刊号 CN34-0062

邮发代号 25-50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市场星报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我以落叶松和土拨鼠的眼睛
重构童年世界

鲍尔吉·原野,辽宁省作协副主席

记者:在《万物有信》书系里,您写了有生命的花树、落叶松、波斯菊、野鸽子、黑颈鹤等动植物,也写了无生命的拴马桩、银镯子和北极星。它们彼此写信,袒露心中的秘密。您在中年以后以落叶松的眼睛、土拨鼠的眼睛等重构童年的世界,是一种怎样的心情?

鲍尔吉·原野:我爱大自然里的一切,想听懂鸟类昆虫窃窃私语,想知道动植物对四季的感受。春天,我听到布谷鸟的啼鸣,想知道它在说什么,为不知而怅然。据说全世界唯一懂得鸟类语言的是挪威的一位鸟类专家,他破译了生活在挪威北部瓦朗厄尔峡湾的三趾鸥啼鸣的19个单词的含义,比中国辽史专家破译的18个契丹大字还多一个。我看到路边有一朵雏菊在风中摇晃,想雏菊有什么话要说呢?野鸽子在房脊上咕噜咕鸣叫,它要说什么呢?我从童年开始到现在,一直想了解动物语言的含义,还想知道那些看上去沉默的什物——比如石头、木头和青草的语言。它们一定也有语言,只是人类的听觉没进入那个频道。上帝或许为人类设置了一个屏障,让他们听不懂万物的声音。我进入中年,不想再等待了,跳出来替万物说话,听它们对世界的看法。我想过,假如花楸树、胡枝子树会说话,铃兰花会说话,白雪会说话,它们的话语一定干净、简短,也可能是方言。《万物有信》书系有87种动植物植物和无生命的什物给另外87种动植物写信并收到对方的回信。我在书中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荒野王国。我看到了这些动植物的面孔,听到了它们的声音。我感觉被草木簇拥,心里一点负担也没有,体会内心的宁静——这是大自然最珍贵的馈赠。

记者:在这套书里,您谈到自己所信奉的弱者哲学:这个世界不由强者支撑,而由弱者担当。弱者更懂得对方的心,懂得友善与合作;他们知足、自信,身上有朴实的美。弱者哲学是怎么形成的?它对您的世界观有何影响?

鲍尔吉·原野:我自认是一个弱者。特殊年代,父亲被关押,母亲进学习班,我在家属院和学校被孤立,时常挨打。童年经历奠定了我的弱者身份。《万物有信》书系里的土拨鼠、蚂蚁、苔藓、拴马桩、羊羔、酒盅、蚯蚓、甲虫、燕子都是弱者。它们不想当强者,情愿在弱者的命运里享受天年。人们有不可遏制的崇拜强者、赞美强者、想当强者的冲动。我与这种理念格格不入。我觉得像蚂蚁那样东爬一下,西爬一下,度过忙忙碌碌的一生已经很好了。任何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是弱者。他们有面孔,有声音,但被强者崇拜的宏大叙事屏蔽了。我愿意让弱者露出面孔,记录他们的声音,展示他们的美,还原世界的多元性。微斯人,吾谁与归?

记者:《万物有信》书系是生动的,除了世界万物生动可爱的形象,还有声音、有色彩、有节奏……阅读的过程感觉您一个人指挥着大自然的万物在歌唱。这套书系在您的所有作品中有何独特的价值?

鲍尔吉·原野:谢谢您这样说。文学的本事之一是刻画世界的丰富多彩。我喜欢在作品里写出光线、色彩、声音、气味和律动。即使写一个人吵架也写出他身后有一棵野桐树,树叶在南风里翻卷露出背面的白绒,空气中弥漫着稀牛粪的气味。在这方面,我受到了高尔基的影响。他的作品无论描述怎样的苦难,永远是一幅又一幅的风情画。写作《万物有信》书系给我提供了尽情描绘大自然缤纷色彩的机会。从细小的沙粒到夜空的群星,我愉快地写出它们的形态、光泽和呼吸。我甚至想说写作的时候,我的双手沾满了绘画颜料,耳边是一个全建制的管弦乐队。说到独特价值,评论家认为这套书系“以思想的高度,情感的温度,题材的厚度实现了儿童文学与生态文学的创新”。我觉得小朋友们读到这套书,可以在万物的絮语中打开视野,增加爱心,保护自己的想象力和好奇心,做一个心明眼亮的人。

记者:书里语言保持了一贯的幽默、优美,同时具有丰富的知识含量、各种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,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让人神思飞扬。为孩子们写书,您对自己的要求是否格外高?

鲍尔吉·原野:为儿童写作,我怀着朝圣的心态。“儿童”这个词不光说年龄,也在说品质。所有的儿童都是纯洁可爱的人,值得写作者把最好的东西送给他们。给孩子写作,理应经历过长期艰苦的文学训练,以浅语写深情,满足孩子们对神奇的向往,对欢乐的向往,对知识的向往。我写作的时候心里很快活,奇思妙语源源不断。仿佛听到了孩子们的笑声。

记者:近几年,您为孩子们写了很多好看的作品。好的童书应该具备哪些因素?

鲍尔吉·原野:我用读过的好童书——比如《夏洛的网》《时代广场的蟋蟀》——来回答这个问题。第一语言好,珠圆玉润,简洁生动。第二是故事好,孩子们对故事的渴求胜过他们对糖果的渴求。第三蕴含良知。孩子们尚不懂得世界的秩序,好童书告诉他们:无论生活发生了什么,排在第一位是爱、尊重、相互理解与包容。我还想说阅读大自然的书能提升孩子的审美能力,塑造他们的健康人格。

记者:谈谈童年阅读吧,您小时候读了哪些书?其中有哪些对您的影响比较大?

鲍尔吉·原野:这个话题让我比较尴尬,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童年没读过什么书。我识字早,5岁开始磕磕绊绊阅读我爸订的《解放军文艺》,我妈订的《中国青年》。这时候特殊时期来了,我还记得父母蹲在灶台前烧掉家里所有的小说杂志,无书可读了。我的幸运是听到曾祖母努恩吉雅讲述很多蒙古族民间故事、史诗和神话,使我相信万物有灵,万物有趣,万物有情。

记者:人生的不同阶段阅读各有何不同?您读书有怎样的特点和习惯?

鲍尔吉·原野:改革开放初期,国内出版社像潮水一般翻译出版大量国外文学名著。那时候买书要到书店排队,拿上书边走边读。可惜两三天就读完一本书,

再读第二遍、第三遍。我读的俄苏文学、法国文学比较多,后来读美国文学。那时的文学青年还喜欢读理论书。我读过黑格尔、康德、叔本华、尼采的著作。虽然好笑,但种下了喜欢哲学的种子。有人说我的作品里含有哲理,也许跟那时候读哲学书有关。我一度迷恋希梅内斯的《小银和我》,读了四五年。后来迷恋杜甫的诗,读了十几年。我觉得仓颉造的汉字在杜甫手里才称得上物尽其妙。我喜欢到有水泥台阶、空荡荡的体育场读书,比如沈阳体育学院汉卿体育场。还有一个习惯,喜欢吃饭的时候读书。父母说你把知识就饭吃掉了,白读了,但是改不了。我读新书先看版权页、序和后记。读书不用笔在书上写写画画,不折页。

记者:现在不同年级都有不同的必读书目,您如何看?如果孩子推荐必读书,会推荐哪些?

鲍尔吉·原野:我觉得不同年级必读书目里面知识类、概括类的书太多,激发孩子想象力的书太少。如果让我给孩子们推荐必读书,限定两本,我推荐《西游记》和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。

记者:您的女儿鲍尔金娜也是作家,您是怎么教育女儿读书的?如何培养出了一位作家?

鲍尔吉·原野:我没指导过女儿读书写作,我的藏书让她走上了文学道路。这几年,她把小时候读过的欧美文学名著的英文版重读了一遍,感慨良多。她读英文版的《包法利夫人》,几十遍总是有的。鲍尔金娜为什么写作?我猜想是她对公平正义有坚定的认同,同情弱者与所有卑微的人,这来自法国文学。鲍尔金娜出版过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。她的短篇小说《摸黑记》获得十月文学奖,中篇小说《良夜尽头》获得当代文学奖。平时她写或不写我不过问,这是她的事。

记者:您有枕边书吗?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?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?

鲍尔吉·原野:我的枕边书(反复重读过)不同时期分别是:美国作家艾·巴·辛格的《卢布林的魔术师》,西班牙诗人胡安·拉蒙·希梅内斯的《小银和我》,萧涤非选注《杜甫诗选》,赵元任《我的自述》,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·赛弗尔特回忆录《世界美如斯》。

记者: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,读这本书的时候多大,它改变了什么?

鲍尔吉·原野:惠特曼的《草叶集》改变了我的人生。初读21岁,40多岁又读过一遍。这本诗集至少让我知道那些卑微的、被践踏的生命比青草永远绽放旺盛的生命,类同民主的力量。这本书是我的老师安谧推荐的,改变了我的人生。一是让我下决心把一辈子放在文学创作上,失败了也不后悔;二是教我永远以热切的目光注视底层的劳动者,关注他们在顽强抗争中获取的生命力。

记者: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?

鲍尔吉·原野:如果写完一本书(且写得不错),会暗自赞叹文字创造了多么活泼的生命,不可思议。另一个是声音的写作。以我散文标题为例:羊的样子,火的伙伴,刀的道理,雨下在夏至的土地上。这些声音很迷人。邹静之说过:用声音写作才是文章的高级之处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